



1 4
1555
33



第五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沙館大開雕

第五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1222
33

四
十

門 14
號 1555
卷 33

長安雜錄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五集

昭和十九年四月十日

知不足齋叢書

第五集

清虛雜著 三種

聞見近錄 一卷

甲申雜記 一卷

隨手雜錄 一卷

清虛雜著補闕 一卷

補漢兵志 一卷

臨漢隱居詩話 一卷

淳南詩話 三卷

歸潛志 十四卷

目錄第五集

一知不足齋叢書

聞見近錄

目錄

黃孝子紀程

尋親紀程 一卷

滇邊紀程 一卷

虎口餘生記 一卷 附倦圃流寇古書約

澹生堂藏書約 一卷

苦瓜和尚畫語錄 一卷

聞見近錄

聞見近錄

宋本重雕

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太山壓卵耳何爲不可道曰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氣方驕陛下卽位席未暖未易使也世宗以道輕已卽日命駕出師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纛下卽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

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載罷識者皆斬之軍聲於是
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
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迴避禮太祖卽位每
歎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
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
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
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

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
召陶穀草制詣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卽位之明日執政
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
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遼王師據
幽州虜甘心沙漠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羌也請
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虜從之乃騎持
一幟由閒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

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
奇兵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畫御河爲界虜未嘗
敢犯邊自爾日尋于戈至眞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
兵御河蓋世宗運漕河也

國家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蓋鮮康定閒張文定知諫
院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
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請對論
其不可富文忠曰眞諫臣也未幾中旨還其國封富
文忠當制遂封還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僉是富文

忠矣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歐陽文忠援富

例封還詞頭後遂爲例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喻大臣擇宗室以傳天
又曰允良雖僭擬然變晝作夜諒無他心宗一外示
節儉疑其有心者後董婕妤因上元出遊有密祈董
請立周王後幸已立者周王眞宗子在仁宗爲近屬
也一有詔立之禮官與中書議不決請于上上親書
從政宗諤宗且宗實四名以示中書歐陽文忠公曰
周王沒童孩無立後禮議遂寢宣宗且聞恐醉臥三

日不興其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爲皇子蓋本仁宗之意也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閉閣勿出后謹聽命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冒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閒啓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卽詣恭公以爲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旣退上畱適曰朕止欲稍加如禮本無他意卿可安

心羣論遂止

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英宗皇帝大漸學士王禹玉當制上遣御藥院俱奉官高居簡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文定時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被黃服憑几語文定曰久不見學士意慘然榻上有紙一幅上有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八字而未有主名張公曰必穎王也盛言穎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上頷之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辨再請書乃大書大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知

穎王爲皇太子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國朝以來卿可謂顧命矣

真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綠車旌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宮禁中仁宗皇帝生以簫韶部樂送歸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以歸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宮閣宮中號英宗爲官家見宣仁爲皇后女仁宗每戲英宗曰皇后女可以爲婦乎英宗謝之由是宮中仁

以爲戲豫王生英宗還邸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爲夫人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舊矣

至和中仁宗寢疾時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獻立後而慈聖意在英宗傳道中外者張茂則也而伺察英宗起居狀者王廣淵也蔡抗也事垂成語文潞公潞公爲首相與富公議協密諭王文忠爲詔草常懷之以待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喪去位富文忠乃召韓忠獻爲樞密使且密告之欲其圖其事富文忠尋亦憂去忠獻乃立英宗爲皇子富文忠聞之不擇以

謂事固定待有變而立可也萬一有疑阻則豈復得其人也韓富由是構隙英宗卽位時富文忠解喪爲樞密使一日鎖院麻出乃立穎王制富文忠初不與聞遂以語侵忠獻而引疾力去韓忠獻之喪富文忠一不弔問

仁宗春秋高一日出巨軸付中書曰第四十二封乃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翌日進呈宰臣曰司馬光何其疏之多也上曰非獨光也前後人共四十二疏卿第議之中書袖歸翌日再稟上曰與密院同議又翌日

同進呈上問韓忠獻公曰宗室中卿厚誰韓忠獻恐慄遂巡退立復問曾宣靖等韓忠獻久之曰事繫陛下上曰朕懷此久矣顧未知卿等意耳深懷取紙一番乃英宗皇帝藩邸舊名議乃定旣退上歸宮顧左右曰我有交代矣宮人衆泣其後成上意而不變及慈聖光獻同聽政一二貴瑄閒言兩宮而兩宮終始無事者韓忠獻之功也

韓忠獻當國召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爲皇子詔王曰此事須而得旨中書以爲得體及對乃曰事出

陸下耶大臣耶今宮中有將臨月者姑俟之可乎上
曰事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則豫王不夭矣立之以慰
人心又曰爲誰之子而立之上曰天知地聞漢王子
也遂退草詔詔有漢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請置
大宗正司以漢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蓋意有所在
而人無知者

熙寧中西賊圍羅遠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
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

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
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醜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
也

仁宗皇帝朝有獻新樂者其音近鄭衛衆謂非古遂寢
熙寧中劉几等頗采用之教坊樂工某乙詣几上書
以爲不可几以書聞付大理問狀工曰國朝所用王
朴樂爲近古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鄭衛音也又兩
宮聲大宮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國
無二王樂之所諱時以爲狂編管畿縣未幾哲宗出

遠卽帝位

張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爲常其主典庫糞五郎者每爲畜之一日糞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聞火起堂廡帑藏須臾而盡嘗畜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爲煙毬而去不復銅滓糞生尋自服砒霜爛腸而卒張目見之

張大夫幼子嗜鮮鱠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列腸芼羹羹沸列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剗者視之則剗矣遂絕烹鮮

鞏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絕蔡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爲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爲宗表兄弟堯封游學南京遂娶曹氏女堯封俊邁從學山東孫明復至其舍執事皆堯封妻女如事親焉

時文昇倅南京子彥博彥若並師明復明復遂薦堯封于文氏爲門客張文之好始于此矣堯封就舉與張文定同保將引試語文定曰宗表兄自無錫宰歸當往求舉資及還堯佐但與錢五百文後堯封舉進士第任石州推官卒其女入宮中爲婕妤沈氏養女是爲溫成皇后久之得幸仁宗貴寵日盛時相乃爲訪其族氏會堯佐以太常博士知開州還時相因以白上除祠部員外郎府界提點尋繼遷擢遂自待制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卽自刑部員

外郎除給事中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在京百司遷三司使未幾降制拜節度宣徽羣牧景靈四使一日大旱策免宰相潞公召自蜀將至闕下貴妃親視供帳以待其夫人入謝衆論誼然時貝州王則叛仁宗北顧妃乃陰喻潞公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可請行潞公旣行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羣論漸息曹氏後封越國夫人

貝州叛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文定以未嘗知兵且薦明鎬自代退以告陳恭公明將行復問事宜于

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爲上策薦邢佐臣主其事
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臣推功第一

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于南京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
事左右及貴妃數遣使致問明復明復閉門拒之
身

侍講楊敞卒李壽朋詣先公曰楊公死無以斂幸經筵
諸公賻之先公時爲翰林侍讀學士旣賻之且語李
曰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啓曰楊敞死無以
殮陛下幸矜恤仁宗頷之少選中使閒賜黃金百兩

仍語中使曰楊敞家貧不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王
某知仁宗之眷邇臣如此

李柬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曰
柬之等尙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祿
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
風俗已而詔就資善堂 經筵官賜餞內出珍果名
花巨觥酌勸時人榮之比之二疎

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
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雜未飲酒以賜輔臣

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上笑曰
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
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
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泚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
復水害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毫
陳穎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堤直抵東
西二橋左右皆潴澤也漁舫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
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于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

河道三年而奏功凡潴積之地為良田自是汴河夫
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十年又舊
河竝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補河
身奔流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
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
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
此也

世宗開御河本為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

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便將冠者
行酒其中裏如唐人之卓裏但繫其脚于巾者酒行
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于成人敢有請將冠
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再
拜謝而出自是齒于成人冠服遂同長者故謂之巾
裏亦古之冠禮也今冠帶尚謂之巾裏其山是矣此
風廢亦百年矣

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麴院後爲樞密副
使建第差壯麗太宗皇帝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

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卽日遷居佛寺今新衣
庫是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歲
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右
左燃之祈雨之術備盡天音弗荅上心憂懼溫成養
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感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
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
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
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柬之曰

惟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
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北京兩宮

自眞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復講武寶元中元昊始
遣介稱教練都使乞于其國中自稱兀卒又乞五音
爲六當時朝議旣以天下久太平未嘗議經武之策
而石元孫劉平輩輒盛意言兵以賊爲可討獨吳春
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號兀卒而六音且奉正朔臣
子之分如常可姑從之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張文

是亦繼有請今武備不講宜如吳育之議因可爲邊
備俟其無厭則我有以待之也朝議非之元昊旣不
得請再遣使乃稱閣門使邊臣乃舉兵由是寶元慶
歷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明堂當大霈仁宗問張文
定放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上欣納之曰
朕意也于是元昊入貢西方以寧

張元許州人也客于長葛聞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
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
而飲元自橋上擲大石中蛟蜿蜒而死血流數里又

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識
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
入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二人塗千金之藥久之
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
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答之乃逃詣元昊
將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醉酒泥像又
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
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
所作也後廊延被圍元實在兵中于城外寺中題曰

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
此昊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富文忠至和開既懷立嗣之命宮教蔡抗陰伺英宗起
居英宗之立爲皇子也恐懼遂避臥終日不起抗以
利害動之卽起拜命及英宗卽位以抗故人也日思
大月召自定州且有參知政事之除至闕下英宗上
仙抗尋亦卒

先公三守平涼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舊德
不當更守邊但顧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爲官家行便

當召還先公曰陛下方即位邊有警也 臣避難之時
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立等以官未 仁分英宗曰
方此即位視先朝舊人豈敢遽以卿禮官家在至和
中端明時知開封府至宮中救火已望見顏色如端
明才望豈在人後欲召別殿訪政亦未敢耳先公曰
今陛下何所避耶願論臣臣將詣政府論之英宗方
謙損為德遽曰無須爾也然恩遇異常玉食御樽日
有所賚一日兒女婚嫁遣中使問其姓氏悉賜冠帔
及行錫黃金百兩及至渭虜解圍去燧燧息會樞密

副使王疇薨英宗諭執政曰可除王某補之時相退
而不荅或曰方邊有警擇帥累日王某命下卽邊人
喜躍慶亦解去王某歸不知何人可代上曰豈使其
終身守邊耶然竟為執政所格英宗親遣李若愚諭

此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
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
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
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

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畱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畱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璋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卽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旣以臣奏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泣涕不忍去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畱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使奏宮女已出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

聖二年上元幸集禧觀始出宮花賜從駕臣僚各數

十枝時人榮之

一本云自宰臣而下悉簪花從歸然上未嘗簪也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它法無文案卽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矣

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張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鄭門監門官不之識也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曾身到鳳池來監門官即以詩進仁宗遣中使錫以酒餼問勞

李太后薨未發喪將以妃禮葬之執政對呂文靖畱身

曰昨夕聞有宮嬪薨章獻皇后即引仁宗手起過屏後后復獨坐簾下曰相公欲問諜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為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默不語遂遷于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閒言不入者文靖力也

仁宗初徹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先寺發李太后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羣疑悉亡

寇忠愍知永興軍于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

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先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
年紀尚駿耳可割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
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文正文正不荅退以紅
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真宗
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
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慶歷中鄭天休諸公復
會李氏第既退達曉道遇李翰林造朝事遂喧言者
論之時呂許公當國亦以太平無事而乃有此爲說

仁宗意未解許公曰臣觀赴會姓名皆舉朝賢俊安
得許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
公無一人至者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髻拂地
晉公曰內翰拜時鬢嫩地文公起視其仰塵曰相公
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仁宗朝禁中夜火執政趨詣東華門閉而不納徧詣諸
門皆然王沂公語呂許公曰可斬關而入許公曰不
可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周旋叩關至日高

不知不足齋叢書

方啓東華門有旨百官皆步而入殿宇多灰燼上御
升平樓垂簾呼班鳴拜如常儀自沂公以下皆拜許
公獨挺然而立上遣使問之許公曰昨夕宮中災今
日未而天顏臣不敢拜于是卷簾上臨軒陞許公卽
再拜或問其然曰禁中火方擾復斬關而入不惟
上益驚豈不防它變也垂簾之下未見天子萬一誤
拜其將奈何

張文懿爲社洪令一道士詣邑熟視文懿不語久之頂
閒取瓢出藥十粒顧文懿曰可餌之文懿卽餌之道

士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卽吐道士浴之使再餌之
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觀
也明日詣之謂文懿曰欲爲神仙耶欲爲宰相耶文
懿曰欲爲相耳道士咨歎久之畱一書封緘甚密且
候作相老勅時開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歲
未嘗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畱書啓之乃彩選一
冊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
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顧文懿曰打疊了未語畢而
去使人訪之卽臥店中卒矣文懿忽覺腹痛須臾一

囊下藥八十六粒炳然如新遂葬藥于三寶堂下是
文薨

張文定守蜀重九藥市拂晨驟雨隨行醫官張子陽避
雨玉局觀須臾晴霽樹上白衣翁竚立顧視子陽曰
我有一事要爾通意主人子陽唯唯卽出藥二粒如
粟米大使遺文定子陽曰嘗識尹否翁姓何氏翁曰
我姓葛侍郎已兩守蜀我嘗見之子陽曰止此一來
耳翁曰說與主人他日再來此相尋子陽持藥具白
文定以汞一兩置藥一粒煨之須臾有聲如遠磬然

清越非常諦聽間忽有圓光出合內煥耀滿室驚而
取之汞成黃金文定乃留其餘藥一粒使再訪之不
復見矣

呂文靖罷相孔中丞道輔以直亮自任無所忌避一日
臺獄事連文靖子卽攝付吏及文靖復相凡國事無
所建明悉取上旨旣累月仁宗曰呂夷簡今回作相
竝不主事文靖遽言臣前日爲朝廷不避仇怨身當
國事臣方罷去而諸子卽坐臺獄臣死望朝廷眷顧
子孫必無也臣是以不敢當事上俛首曰但勉之文

靖再拜遂畱身出紙一番皆進退人物上悉可內外
遷徙數日間凡數十人皆交靖平日所厚一時桃李
之盛本朝無比

張文定嘗云在翰林時當章郇公致政麻命下同宋景
文往賀之因語之曰昨日宜召受旨上眷遇之意甚
厚何遽謝事也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時引去也又曰
亦恐更耄年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退而
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言
爲然蓋在得之時與奪每爲思慮所惑不若少時能

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歸子
嘗論之陽舒而陰斂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陽衰而陰
盛是以好斂之意生君子終始之際可不慎乎

慶歷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爲相張文定
因往見之語以近日諸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荅
凡數問之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不得到
觸著牆自退耳方其舉步時勢難遏也未幾三公悉
罷文定嘗曰事不可競古諺曰遲是疾疾是遲斯甚
有理當其盛衰之際不勞力而成不勞慮而敗理之

常也

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邊用兵累歲遼人窺我遣使求關南之地富文忠既行疑時相與己不協輒發國書觀之乃與所授詞果不同馳歸請對具言之詔付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然後行元授書五函皆許其添歲賜也每出一函待不從然後旋出之文忠輒留二函于雄州既至文忠抗論不屈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復出一書至于三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文忠使還持二函以歸歲減聘者二十萬

庾嶺險絕聞天下蔡子直爲廣東憲其弟子正爲江西憲相與協議以博發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間每數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絕紅白梅夾道行者忘勞予嘗至嶺上仰視青天如一線然既過嶺卽青松夾道以達南雄州太平久矣遐邇同風非有前世南北之異江西舊漕鹽至州有餘悉輸于官漕舟沿江貨所附私鹽旣盡遂盜官物鹽盡鑿舟沈之聲言風水每歲拋失十三四而盜取監臨私貨抵法枕藉于市蔡子正

爲江西憲建言鹽至江西有出剩者乞據其數給江西價之半朝廷從之今數十年官物既鮮盜竊而舟獲完歸刑法爲減百世之利也中間浮淺之人或再減其直其弊如初張頡爲江西憲也神宗戒其謹守蔡挺之法于今賴焉

太祖一日幸後苑觀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輒取花擲于地上顧之曰我艱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耶卽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之卽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得天下宜爲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它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

舉家悲泣也乖崖門上至門首候其僕出卽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卽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于事也

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洞賓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言訖升松而去洞賓卽題于寺壁曰獨

自行時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千年老樹精
分明知是神仙過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興卽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閒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則

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至今藏於軍資庫中子瞻有詩記之

太祖卽位患方鎮猶習故常取於民無節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賜飲款曲因問諸方鎮爾在本鎮除奉公上之外歲得自用爲錢幾何方鎮具陳之上諭之曰我以錢代租稅之入以助爾私爾輩歸朝日與朕相宴樂何如方鎮再拜卽詔給侯伯隨使公使錢雖在京亦聽半給州縣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苛斂之患至今侯伯尙給公使錢以此也

太祖卽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劔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因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旣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無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寇忠愍爲執政尙少上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太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須髮遂變於是拜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頽圯經歲不問魚軒一日
語之文靖不荅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
念哉亦不之問既薨盛夏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七
日不滅

先文正在中書一日拊其案曰安得見李同年耶李謂
文靖也同列叩之曰文靖與某在中書邊事方紛然
予嘗謂曰何日事定文靖曰陛下天資高明有爲之
君也今二虜未寧故不暇某老矣它日適當公手是
時方東封西祀建立道宮皆如文靖之言

先文正雖年六十而久病氣索人或勸其引疾而去文
正曰予豈不知此者乎顧諸公未有以相代者恐貽
上憂也寧受貪冒之名以報上恩耳文正薨丁馮之
徒既相朝廷紛紛識者歎其先識

馬樞密知節勁直自任持大笏入朝上頗怪之馬曰臣
見本院長官多欺陛下臣不怕驚動官家惱亂宰相
則打煞此所見久矣上慰勞之

孔中丞道輔爲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爲
神每祀之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

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
以笏擊蛇死遂揮像壞其廟而去

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爲濠州旣被命
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故耳文正曰
待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其去怏怏益不平未
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
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
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它日與王
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爲過言其

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
輒飛去及曉復還媪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
燭天鄰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
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
如彈狀如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
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咸平縣僧藏佛牙一株其大兩指許淡金色予嘗請而
供之須臾舍利自牙中出初如露巡行牙上或遊數

十步求者輒得予請至四十八粒欲求爲四十九粒也經夕不可得明日發篋則已足其數又或謂自有甘露穴中出者明日再往請之不得遂出陳州門十數里請竟不得因拜辭而歸拜起一粒自甘露穴出其大如菉豆光彩炳然後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匣而歸之今人罕得見者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象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觀者必執炬而入有落燼卽旋失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

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夔峽將至灑瀕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之舟人呼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范文正以司諫出使江南至宿州聞郭后廢乃復馳歸

京師至國門呂文靖遣其長子候之曰司諫其來以廢后事耶文正不荅既得對乃盛言之竟以是罷職李邦直張粹明嘗謂予曰神宗晚年建立三省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規模遠矣今上初俾侍宴其後喻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閣當議官僚乃曰司馬光端重宜爲官官亦漢羽翼之謂也如呂公著孫覺皆可作之其下當擇功臣子弟若文貽慶可任洗馬之類此孟子謂巨室大人所慕之意足以取重春宮矣除目具而神宗棄天下今司馬公之來是末命也

六姪震嘗謂予曰神宗一日召執政詣天章閣而吳雍與震預召時爲中書檢正官也及對乃議官制除目初執政進呈三省印上曰始欲以金而今御寶乃金也塗金可耳執政既進除目上笑曰三省密院官姑置之乃議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則俾雍震互書之至太常少卿上曰此必慎擇人執政屢薦名皆不應上意至禮部郎中則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可比可除劉摯至著作郎則曰此非蘇軾不可少選上默久之曰得之矣太常少卿可除范純仁既畢卽曰朕

與高遵裕期某日當下靈武侯告其捷當大慶賚至是官制可行除目可下仍戒之曰外人有知者不過卿等數人泄耳又命執政戒雍震其後靈武失律官制隔歲乃下比之初議十改五六矣

蘇子瞻既貶黃州神宗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蘇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持正張粹明受命震當詞頭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王禹玉

力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螿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螿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實言爾子厚曰實之唾亦可食乎

揚州后上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構亭花側曰無雙謂

聞見近錄

子知不足齋叢書

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
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為社稷令時出城過村寺寺老僧必迎于道選
一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
神夜夢告采曰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
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傳
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
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
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父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

日當來但減算耳後文懿三入中書

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風痺平生餌桑螵蛸圓及
死自口吻有黑氣出戶數丈視之螵蛸無數

榮州威遠縣民間忽有雷電入其舍須臾霆震已而於
其柱題曰侯侯二字不知其何謂也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竝稱皇子嘗曰猶我子曰何有
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
兄之類非典故也子承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
名冠其父祖所封國王子曰王子公孫惟皇子得稱

焉時呂申公喩太常少卿梁燾沮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歷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爲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歷前皇族女尙少至元祐閒不下萬員予請於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適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

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歷修著其禁嚴甚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亦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標黃金軸神宗時詔爲黃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執政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

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尙不悉知書之
廢亦宜矣

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
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器中
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勺須臾
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媪兩膝
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隱痛媪益勤不懈數日失
塔所在

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干李

太白耶荆公曰不然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閒簽
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
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可可下
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人乃以太
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孫威敏治平中起自謫官以觀文殿學士知慶州至鄭
州會西使至時威敏已授館驛中州將白威敏徙京
曰我大臣可爲陪臣避耶已而使至威敏大啓其明
設矮榻偃臥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門望而問之左

右曰慶州孫經略也西人俛首而過

張文定畱守南京高麗使者至例當畱守迎送文定曰
我前執政也可與陪臣禮乎遂不出而遣少尹尋以
其事聞神宗以爲得體仍令中書降旨揚州令陳升
之如張某所請

司農寺請鬻祠廟每軀若干錢張文定畱守南京而以
其事聞于神宗大駭之卽批其奏曰慢神黷禮無甚
於此詔天下速罷之司農官罰金

全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咒
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力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
人日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咒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
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
入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久
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爲
予道其詳如此

甲申襍記

聞見近錄

人曰爾平生對諸世首以... 益壽王曰... 人曰爾平生對諸世首以... 益壽王曰... 人曰爾平生對諸世首以... 益壽王曰...

甲申

甲申雜記

甲申雜記

宋本重雕

會彥和敗云神宗嘗有手詔云求於所不產取於所非
時不可也余贊曰德音之謂歟

陳刑部縝云荆公作相時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
自此滋張矣遂已時政記載之

張恕厚之云遇過客言哲宗時得涅鄩矣尋畱涅而棄
鄩至元符建中閒始并涅棄之

劉晦叔昱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國母而得立其
大臣溫稽心常不協密遣腹心詣王文郁乞內附文

甲申雜記

一知不足齋叢書

郁請于朝神宗曰此欲我爲渠援耳但善加慰撫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邊臣老將歎服睿算於是終元豐置而不論紹聖初孫路以爲可納章子厚除路漕陝西經營之晦叔亦漕陝西將西行問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納豈無深意耶邦直曰路好官職一至如此既至永興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者一月一日傳謂晦叔曰此事決難爲得之易守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緩後鍾傳坐昌賞貶遂復構成其議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三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熙寧中併馬直八雲騎步直八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婿其家房緡二千當爲營之苟成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旣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

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沒憑轎子浮水上得脫既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爲阮逸之報也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李觀察士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母強令娶婦遣行人議曹氏之女及禮席之日曹氏已入門化先踰垣而走曹氏復歸後曹氏選納爲后慈聖光獻是也

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出七寶茶以賜考試官

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是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一壺後以爲例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爲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俾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圓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爲異恩也後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爲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坐主

陰有力焉

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餼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

妻及子皆有各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荆南守孫頎龍圖病目黠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為朝奉郎志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老人多言歷日載幾龍治水惟少為雨多以其龍數多即少雨也又舊言雨暘有常數春多即夏旱夏旱即秋皆大不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凡十一龍治水

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陳刑部縝公密云祖宗刑部大理寺每半年一次斷訖天下案牘至神宗朝以春秋二時差銓試官遂四季各斷訖上等賜絹十五匹中等十匹下等七匹恩賜止如此今年乙酉於例十二月五日合斷訖但移先一月至十一月五日斷訖宰府及刑寺稱賀自侍郎劉賡大理曹調李孝稱而下各遷兩官簿一官乃非常之恩也

又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尙書省圖局官與宋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筆親制置一圖出元豐尙書省是也既成親幸徧覽悉如初旨詔有敢易一門一窗以違制論舉省皆遷官

又云初議官制張誠一要易都知押班各置殿中監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既而與諸監制度作劄子同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內侍官在側以御衣遮手而搖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中卽別處分事徐願蘇頌子容蔡京元長曰此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深意縝時在列親聞德音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
生服服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餓莩無
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
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爲監司孫登仕者和繼
西羌于龍呵旣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
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旣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
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武臣王榘爲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於哲宗有異心及
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

存皆恕手筆其閒塗竄者非一榘於哲宗朝論之得
閣門職名旣卒其子直方時出其書以示親密自元
豐末至宣仁上仙大臣無不被誣者而禹玉尤甚蔡
蕃奉議嘗謂直方曰使王氏子竭產亦願得此書也
蔡倅潤過高郵爲余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

湖南提刑唐程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
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兀子就舟
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事京局因上馬
馬蹶其兀壞竹腳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

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既
駭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
異人也又云其父諱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
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
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
已閒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
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閒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不移
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巡則
令人就其臥屏閒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中

見劉莘老時劉爲荆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
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別甚遽唐曰何之荅曰大抵
天地閒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
書遺復守記以後事如其言既至復謁守曰乞一棺
柩開九穴葬于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
之以書報唐唐亟往與守俸僚吏發棺視之衣一襲
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閒有京遞至發之得嵩
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聞動靜甚詳校其至
嵩日乃卒於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大遼謂天使為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
謂余曰昨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鞠蘇子瞻獄雖同
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
蘇軾誠奇才也眾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
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
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周紳元章作漕淮南謂予曰嘗為衡陽宰一日邑吏云
甘露降視松竹閒光潔如珠因取一枝視劉貢父貢

父曰速棄之此陰陽之戾氣所成其名爵錫飲之令
人致疾古人蓋有說焉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爵

錫之別

建康實錄陳末覆舟山及特山松相林冬月
常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雀錫

朝請大夫潘适為涇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
邊事既對哲宗語呂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
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
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
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
相見呂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飯詰其對上

語呂盡告之既至滑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為深悔後
半月言者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猶
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後請歸葬獨得旨歸蓋
哲宗東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潘過
高郵語余如此

紹聖初余謫簽書榮州判官廳公事過別殿申侍御史
陳次升當時當時曰且緩行上意未可知余深叩之
陳曰早來請對上語我曰章惇文字不要絕了余問
曰公何以報上曰唯唯余曰胡不白上臣為耳目之

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耳目所以傳道之也心既
知之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何不罷斥更待臣等文
字陳謝曰甚是甚是待數日再對又數日陳召余曰
早來對如公之言言之但上曰未有以代惇者然惇
為相終哲宗一朝豈其命歟

先公自太原罷歸朝既引對神宗喻來日前殿引既對
上曰昨日以後殿卿仁宗舊臣不欲裹帽子見卿嗚
呼上之禮遇臣下也如此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

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盜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爲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書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周秩重寶大觀元年九月得吉州守過高郵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唐老與李邦直等將生變誅子厚蔡元度諸人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召重寶爲東西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文潞公也朝旨令先推究體訪候有狀即治之又以運判周純爲知情不告云將引用嶺南謫降人元祐人同力爲之哲宗召重寶對曰欲盡誅族大臣以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召呂升卿令國門聽旨候其有實即遣誅諸人於嶺南重寶既至西京捕文劉置運司別廳且辟程公孫

專管當察訪于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
文凡三請自裁未幾罷邦直畱守知成都府且密喻
重實令有實卽就攝久之公孫忽得二張秀才密語
云元謀云候上意變必用元祐人迺有誅族之舉重
實卽具奏且言元不及乘輿不數日有旨令文劉逐
便呂還朔部竝更不推治哲宗之明之仁今世無知
者以元旨極密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雖朝
廷悉無知者公案藏其家終當上之乞實錄書之公
孫喜刺人事者也

孫升古人爲選人時夢與一僧立通衢忽傳呼宰相來
旣至孫曰此府界提點蔡持正也僧曰此本朝第四
人過嶺宰相也元祐中果謫新州本朝盧寇丁三人
矣蔡實第四人也又歐陽大椿爲新州職官一日與
守過寺中壁閒見大字題曰蔡確善終之室與守異
之方問其所以字滅不見後蔡果謫新終于屋下方
蔡去也主僧掃治其室寺僧夜夢人告之曰善治之
更當有宰相至矣數年劉莘老至亦終于此室方劉
拜右僕射之日家人具飯一小僕忽仆于堂下少選

大呼曰相公指揮頭踏往新州去已而家人詰之僕
悟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梁況之居住鄂州忽一道人至況之與對飲道人求綿
袴況之與之卽卷投衣袖中將投語曰入袖卽再入
凡投數十次竟不能入嗟咨曰不免爲寇萊公矣道
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人欲入白卽曰
不須見侍郎但報先去也候到彼相見未幾況之貶
化州久之一道人至兩口腹上亦兩口旣至廳舍索
斗酒一飲而盡見況之但云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

雖同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木擔
穿腹中口吹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舟渡江而
去化人云未嘗有此道人至也後二十七日況之謝
世

元祐中冊孟后議備六禮議成皇太后于文德殿垂簾
發冊子由招余託密語呂微仲余曰公爲中執法私
通意宰相可乎子由曰此國事若露章陳之恐壞事
爾余遂造相府方語蘇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微仲
色甚厲曰某忝位宰相豈可與中丞通私意余曰國

事也若露章恐壞國事后意恐不能甘也迺曰何事
蘇以文德天子正衙殿母后坐而發冊此事不可啓
微仲曰柰何余曰崇政可乎微仲曰容密啓既而因
奏事微仲畱白文德殿正衙殿也居常太皇太后惟
事謙抑若只御崇政殿益所以示盛德也宣仁曰亦
何必就崇政只就本殿發冊可也明日詔下止遣內
謁者傳命大臣於內東門承旨持節成禮二公防微
杜漸之意宣仁謙冲之德時無知者

紹聖中余見劉莘老蘄州因詰莘老公自中丞執政平

生交游皆拒絕獨聽一王巖叟語今悔乎莘老默然
久之曰惟蔡持正事實過當離青州時固悔矣

崇寧中因語上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絕人遠甚呂吉甫

曰大抵人君來處別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

范彝叟爲右丞時五嶽觀災或曰可速脩之其像甚靈
昨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
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直言斯盛德也
吳冲卿孫犯大戮法當族上止令貶湖浙閒又俾諸子
隨其父所在方案上議法上屢涕下仁聖之度真類

祖宗

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房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饑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天折也卻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趙清獻每夜靜焚香于庭具言自晨興至夕凡與人言及所奏事與其所爲事諄諄以告諸天或問之則曰苟欺其心則視于語言其敢告諸上帝乎乃所以自警察也

滕友作監司廣東患傷寒不省久之夢泗州大聖灑楊

枝水且語之曰宋祚無窮爲臣者惟忠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汝亦有無窮之問聽畢遂愈

內侍劉永達奉命北嶽祈雨久之不應召羣巫訊之皆不驗或謂一巫甚驗劉亟召之巫甚倨慢曰嘉應侯也劉曰嘉應侯爵豈憑女巫自售巫叱怒不已劉曰侯之廟在京師何地巫妄指他所劉遂加鞭捶久之巫乃服曰我北京左藏庫庫子也因盜官錢三十貫爲同輩告首乃召告者入庫交錢遂殺之旣而自刃死初亦莫知死也如大昏醉中莫知身世所在一日

忽省入其家見其妻哭於門問之妻曰爾死三日矣
入門戶臥地上將投尸中爲羣鬼所執詣一大府主
者俾赴獄每碓磨刀割之際血肉糜爛如泥獄卒取
泥肉成堆聚之須臾大風至復成人晝夕無時其苦
不可言數遇恩赦忽傳天有赦衆獄頓止出門列坐
聽赦其中召一人出告之曰爾家作功德天赦爾其
人遂騰空而去語畢獄具悉至如前因其人之有赦
衆囚停息才頃刻耳如是三年得出猶日受鐵杖三
千得出初亦不知杖從何來杖畢得以恣行一日遇

千騎萬乘而來屯於村旁草莽間問其左右曰天齊
仁聖帝每歲一詣議事我輒告其人曰願緣化於此
作一行宮其人入白久之出曰詔可矣是日鐵杖遂
止因附此巫道人吉凶化錢營廟今垂成矣劉異之
爲作諸功德薦拔之後數日巫詣劉謁告曰陰府來
追聽赦旣而熟睡不省兩日後復醒曰初至大府宣
赦如常時旣而知赦專爲我也方忻悅而主者曰殺
人爲盜在法不赦且令歸當上請後四日復謁告曰
又有赦矣旣至主者召我詣前曰上帝有命內侍劉

永達非親非舊特赦之緣汝罪大令作女子遂再拜
泣涕稱謝巫因仆於地翌日巫失所附經縣論告劉
與錢帛謝遣之而去崇寧元年秋劉至陵下語諸陵
使余時按事永安縣故得其詳

甲申雜記

隨手雜錄

隨手雜錄

隨手雜錄

曝書亭校本開雕

江渙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冉冉而上幾不濟矣一道人教灸風市穴十數壯雖愈時時復作又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陰煉秋石法余昔有之沈暘所傳是也大豆卷法大豆於壬癸日浸井華水中候豆生芽取皮作湯使之

江表誌云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將匱建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

錢兩文當開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錢其後一縑約賣三十索銀一兩二十五索餘物稱是至開寶末國帑罄矣

鄭文質撰

蕭士京大夫為廣東轉運使其妻寧僧伽甚謹一夕夢僧伽別去其妻問欲何往日後十二日蘇子瞻當渡海我送過之驚起語其夫後十二日子瞻果有儋州之命蕭親語于余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閒為我轉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某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范文正語先懿敏曰每夜就寢即竊計其一日飲食養之費及其日所為何事苟所為稱所費則摩腹安寢苟不稱則一夕不安眠矣翌日求其所以稱之者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為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蔡持正居宛邱一日雪作與里人黃好謙游一倡家入門見其肴醴特盛他時有美少年青巾白裘據席而坐蔡黃方引去少年亟俾倡邀二公欣然就席酒酣少年顧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顧黃曰君俟此公貴憑藉亦顯語畢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倡何人也倡曰朝來齋錢具飲亦不知誰氏也後如其言持正爲侍御史薦黃爲御史云

瞻爲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八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

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而稱之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
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喫茶曰內翰內翰直須
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
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
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
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
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孃孃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
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

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
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孃
孃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復
爲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曾收過泗州謂余曰某罷揚州教授時子瞻守揚某往
見呂吉甫真州吉甫問曰軾何如人也收曰聰明人
也吉甫怒厲聲曰堯聰明耶舜聰明耶大禹之聰明
耶收曰非三者之聰明亦是聰明也曰所學如何收
曰學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歟收曰孟子以

民爲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學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周凌司勳子之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聞有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于冥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懇告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

營或其種植稱多其數我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太祖一日召趙韓王於別殿左右無一人出取幽燕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爲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走曰舉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攜圖而入遂不復言幽燕之

討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少却潘力爭進兵曹終

不許既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領之而已

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眩伽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煙焰竟不熾皇朝改爲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輟賢宅富人驚悟汗浹體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斂焉

郡君李氏余嬸也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攜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嬸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嬸詰之曰向時所貨珠三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

感疾幾不能起媼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媼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媼取還之金不受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媼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媼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日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愛珠寶此可尚也俾人還復乘車至門首了入見

其尸臥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而體溫既還魂云初見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至一河次一人云解衣婦曰我婦人衣不可去其一人上之呼舟而渡入大城市市井喧鬧聞傳呼聲一人引婦立城砌上二人立其下見一金紫人導從甚嚴婦識之乃其舅程之邵之元父也連呼舅舅金紫者亦識之曰七娘來來遂跨馬取二人文檄視之乃曰誤矣急呼衣箱取紙一審令婦執之候至戒石但執紙而立既去二人失色

相顧低頭不復語至府門人閒大官府也婦立戒石
南俄見金紫人至次衣綠人次衣朱人皆坐金紫人
卽呼婦取紙語二同坐曰誤勾此人來矣綠衣人曰
已來將奈何朱衣人曰旣誤莫須放回金紫人曰合
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卽引二人如弓手者取狀
杖脊二十下令虞候引婦出至一寺大廈脩廊寂無
一人虛堂屏閒一僧坐處候未前一吏人至詣僧
致語僧移榻俯堦問婦曰識字否曰識之僧指手中
經題問之婦曰金剛經也僧展卷教誦之又曰歸則

誦之遂令婦執堂下幡脚用力引之幡起驚悟而甦
初吳處厚箋蔡持正詩進于朝邸官已傳本報之凡進
入三日而寂無聞執政因奏事稟于簾前宣仁云甚
詩未嘗見也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看
至午閒遣中使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
承領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字
共爲一複蓋初進入亦通封也明日進呈殊不怒色
但云執政自商量繼而處厚復有疏執政請送蔡確
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而分析未上閒會梁

熹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至京曰比過河陽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勲社稷臣也同諫官以恕之言論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諭執政曰當時誰曾有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他太妃遂擬蔡相謫命執政議太常少卿分司南京議未決會分析至確盛言有策立之勲諫官繼登論之益苦明日執政對簾中忽語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諸公驚退恕力開陳久之劉莘老曰蔡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呂微仲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論

移一近襄州郡簾中曰山可移此不可移也范堯夫

揖王正仲畱身論之意不解堯夫曰告官家且勸太

皇太后念蔡確是先朝大臣哲宗不語論辨往來久

之堯夫曰臣奉詔按元本云臣奉詔奉詔今刪去二字只乞免內臣押

去宣仁曰如何堯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決不

殺他自生自殺不差內臣此無固必但與執政商量

執政議差小使臣或承務郎以上官伴送至夜批出

差內臣一員已而堯夫正仲與不論確事臺官皆罷

去初處厚繳詩至京莘老嘗問予曰如何施行余曰

此難行前日諸公自罪李定以詩罪人矣莘老曰豈
可已乎余曰一則收殺一則劊與蔡確知堯夫亦以
見問余語如前堯夫曰吾弟更語莘老曰次第須謫
曰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謫之當與處厚竝
命此風不可長也後二日莘老召余入密室見其顏
色慘怛曰九重之內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
又曰今日進呈此老斥罵却不入來指文潞公也余
意以莘老賣潞公遂往見潞公問余曰近事如何余
荅曰蔡確外議以謂過當潞公聲色皆厲曰見無禮

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又曰曾見司馬康否余
曰見之潞公曰前日被旨召梁燾司馬康與執政而
問邢恕語言梁燾言與司馬康同坐聞恕言蔡確社
稷臣事康乃曰不聽得燾曰時第三杯矣康曰時飢
貪食肚羹不聽得潞公曰按潞公曰三字疑衍文康如此不肖
耶余曰司馬康溫公子也溫公道德人也康不證人
於罪真肖矣潞公即索湯余引去始知莘老之言不
妄

仁宗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

古樂又曰自排徧以前音聲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破之後始侵亂矣至此鄭衛也

越人朱彥弼至華陰震死其父朝夕泣告于天某此一子平昔無過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間有言曰朱彥弼作醮西嶽廟乃用脂燭及便溺於殿角罪當死非枉也

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對延和殿上問洪範雨暘之數迥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願陛下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為福上感悟出所幸

嬖尚美人等又籍其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贍軍費退文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荅太祖曰即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為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即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為姪世宗子不可為

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
終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
歷任俱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
家人

按惟吉王銓
默記作惟正

太祖無事時常召潘美輩禁中議政或與之縱飲至令
宮女解衣無復君臣之禮一日召美入而太祖冠帶
不樂久之不語美惶恐趨拜殿下請罪太祖曰非爾
也上來語爾前朝民間積欠甚多早來三司乞因赦
蠲放適問二府二府請督索朕謂三司主國財乃要

錫放二府主德政却要督索近臣如此天下何緣太
平朕所以不樂美贊曰陛下用心如此何緣不
遂解顏如常時

太祖太宗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潘美不解美每赴鎮
留妻子止攜數妾以往或有子即遣其妾與子歸宗
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范祥鈔法陝西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鈔
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減
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鈔法無時而不行

近年輒借用本錢貴賤一切不問此所以鈔法不行
陝西每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十文可換後因常平
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諸司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
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鐵錢由是錢賤而物

加責五事潘
通云

潘中散適爲處州守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
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再
拜謝過卽成乳華僚吏皆敬歎麗水宰直德郎陳縉
輒慢之指老君像曰老子實烏髭藥裏語畢驚惕月

餘遂發狂不能語解官歸今踰年尚未愈

陸彥回爲眞州通判一日疾幾卒幕官諸人白郡爲下
致仕狀狀附遞卽安明日遂出聽事而不知乞致仕
矣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媪詣州具言朝奉到
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養老幼獨朝
奉令致仕何耶郡主與諸人厚賂健步趁遞後八日
狀回乃白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復作
乃卒

黃鐸爲陝西漕攝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過流而下煙

兩中見一卒曰張相見在此鐸往見之相公何故在
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夢覺汗流浹體
遂誌於書藁間後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四
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煙雨閒見一卒洗而問之
何人曰張相公虞候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後
張被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鐸後復官至京不事
交謁語其所親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杜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閒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
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閒見偉丈夫衰服

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百
文曰此爾及第人數再請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泄
也常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開歲科舉放登第者二
百人常遂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木者廟諱也

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旱以漕司喻意不敢以實
聞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觀夢偉丈夫轉簿示之曰柳
庭俊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驚悟戰汗

浹體

太宗朝武程乞放宮人三百人帝喻執政宮中無此數

國三系金
執政請以狂妄罪之帝釋而不問

隨手雜錄

先公任諫官時大旱請對乞駕出祈雨仁宗曰太史言
月二日當雨月一日當出先公曰臣謂是日無雨上
曰卿何以知之曰陛下既知有雨則安用祈求知有
雨而祈非誠也天非至誠不格臣是以知無雨也上
曰明日當出先公曰臣乞傳旨閣門上即召近璫喻
曰明日於醴泉觀等處祈雨先公曰何不遠出豈憚
熱乎凶歲百姓衣食將不給矣上每意動則耳輪先
赤厲聲曰待去西太乙宮先公曰乞傳旨上曰卿不
知典故出城不預告也先公曰此國初以來防不虞

耳今太平久矣人渴望清光預使知之不過村落觀
駕者多爾上乃除旨翌日特召先公隨駕非例也是
日熾日塵埃徧空五色不怡及歸至瓊林苑憩蹕有
雲煙起西太乙宮上上瞻廟聞雷霆大震遂雨至鄭
門自逍遙盤易平輿章且微蓋以承雨入內傳旨先
公明日入對及對上喜甚曰此雨卿所致也先公曰
陛下盛德格天天下之幸上曰昨夕歸內不敢寢於
殿下設香案焚生龍腦十七斤以謝天左右進繖亦
却之立至三更自頂至踵無不霑濕先公曰陛下雖

蒼天之誠如此盛德之至也然陰氣不可不防宜爲
社稷自重上曰當無雨之際恨不身爲犧牲何暇自
愛也

先公尹京一日以府事對仁宗留之曰朕有一事要與
卿議今待命一相誰人爲可先公曰臣在諫院不避
嫌疑指爲朋黨今陛下命相臣安敢薦人上曰卿
事朕久何所形迹先公曰臣安敢言其姓名但不因
內臣言宮女不知姓名者是好宰相上曰除是富弼
也先公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數日鑾院富文忠拜相

數日先公再對上曰前日與卿議富弼作相果慰人
望嘗麻出時朕遣十數小璫伏朝堂及麻出百僚皆
曰好宰相朕喜累日卿有事無問如何但奏取來因
諭曰卿在諫院日章疏有可以為朕規戒者一一錄
來要留觀禁中先公再拜而出遂以諫疏藁悉上之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璫
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
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
可啓上深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去神宗數

嘉之時論以為得體

仁宗在春宮乘閒時畫馬為戲內臣多乞之張文懿為
太子諭德亦從乞之上曰師父豈可與馬也乃大書
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以遺之文懿奏聞內中交
賀要璫周懷政上嘗戲為哥哥懷政走詣上乞書上
大書曰周家哥哥斬斬時以為戲也其後退傅三入
中書為相懷政竟處極刑

劉瑾元忠知真定入寺見僧坐禪以為不敬執赴有司
僧告吏曰願少憩供茗吏可之僧即跣趺而化眾甚

異之他日有僧以事至府元忠急呼杖之且曰少緩
卽又坐化矣

王荆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卽乘驢予嘗謁之
既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
何之指使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卽聽
驢矣或相公欲止卽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
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
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卽遺牽卒牽卒之
餘卽飼驢矣或田野閒人持飯飲獻者亦爲食之蓋

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司空始訪諸蔡河不過升勺
以爲珍饌自後士人稍稍食之蜆蛤亦隨而增盛其
諸海物國初以來亦未嘗多有錢司空以蛤蜊爲醬
於是海錯悉醢以走四方

蔡君謨重鄉物以子魚爲天下珍味嘗遺先公多不過
六尾云所與者不過諫院故人二三公耳今子魚盛
至京師遺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魚之價減十倍

郭后之廢也孔中丞道輔范文正而下論不已一日時

清風集卷之四
相曰此事已然其將如何夫婦不容有閒也萬一復位公等能保后於上無他否諸公曰我之所議倫也不知其他爾

仁宗將脩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也上批太史狀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卽日脩之

禁中殿梁當易而材無適中者二司奏有大枋可截用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孃頭其愛物如此

諸綱有廚船今則爲押綱廚船矣故事置廚船者爲全綱諸船不得動火惟廚船造飯以給諸船一無火燭之虞二無盜米之弊

錢若水因撰昭應宮碑成賜之玉帶上令服之而謝三日而止至今被賜者閉門以爲例

太宗皇帝常欲自宰臣至侍從官等第賜帶且批旨曰犀近角玉近石惟金百鍊不變眞寶也遂作笏頭帶以賜輔臣其餘未及頒而上寢疾乃已奉宸庫至嘉祐中尚有當日選擇將賜犀帶仁宗上仙賜從官爲

遺留者是也

錢公若水詣陳希夷留數日不得辭一日召錢至圍爐見一僧據榻而坐希夷甚敬之希夷曰此子疑有仙骨僧顧視曰急流中引退者也錢公退問何人也希夷曰白閣道者後錢爲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語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爲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

先晉公之謫華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詣陳希夷希

夷不出戶而接之坐久不語忽問曰更有子乎晉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門希夷出門迎顧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顧伯祖曰進士及第叔祖曰倚兄作官或問此君鼻偏如何希夷曰今日拜相明日鼻正又懇文正曰他日至此願放此地租稅其後卒如其言及真宗西祀汾陰文正以前言啓之上卽詔釋雲臺觀租稅

蔡君謨始作小團茶入貢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悅上心也又作曾坑小團歲貢一斤歐文忠所謂兩府共賜

一餅者是也元豐中取揀芽不入香作密雲龍茶小於小團而厚實過之終元豐時外臣未始識之宣仁垂簾始賜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賜碾成末茶二府兩指許二小黃袋其白如玉上題曰揀芽亦神宗所藏至元祐末福建轉運司又取北苑槍旗建人所作鬪茶者也以爲瑞雲龍請進不納紹聖初方入貢歲不過八團其製與密雲等而差小也

笏頭金帶惟見任執政前宰相乃賜之張文定造朝神宗始欲與王荆公同執政文定欲引進諸公與上意

不諧又欲俾爲樞密使文定復請罷將官上曰其理如何文定曰兵行詭道若古人以十萬號百萬之類是也今五千人爲一將出兩將則敵知其萬人爾上曰卿是不欲任事矣乃以宣徽使留視職文定辭上曰留卿非爲此職時有訪問及諸典故耳歲餘文定堅請去上甚眷眷及辭賜以笏頭帶且以前宰相禮遇之其後或以爲例非始意也嘗見宋次道云一日夜二鼓樞旨張誠一以小紙批問前執政有無賜笏頭帶例次道荅以無之不知其意在張公也

張文定自陳徙宋召入覲既見神宗御崇政殿將引詔
明日前殿引及見卽召對賜坐啜茶上喻曰卿宿德
前殿始御靴袍所以昨日輟崇政引見退而喻閣門
今後前執政官見日不以班次引前殿著于令
張文定與趙清獻同除參知政事前此韓公絳除參知
政事邵公亢除樞密副使故事執政官以先後入爲
班次明日立班韓次宰臣曾魯公邵次韓文定又次
之清獻居下列上旣坐復起屏後召閣門令張某次
曾某韓某次張某趙某次韓某邵復居下列及對留

文定曰早來班次可見朕意卿舊德暫除參知政事
爲資級爾行且大用方六日而文定以憂去
文潞公守蜀一日宴飲夜深雪作諸卒輒毀馬屋五間
爲薪指使入白潞公曰更毀五間與之酒竟不輟卽
諭取他屋補之

慶歷中仁宗親除先公歐陽文忠蔡君謨余安道四公
爲諫官先公實居其長三公曰公宰相子且不貧朝
廷責之必不至嶺外縱遠亦可行我輩疎遠且貧凡
論事必期先之先公以爲然當時號先公曰獨打鶻

三公曰一棚鶴云

仁宗初獨聽政范文正以進擬資敘班簿圖上之冀曉
上心使執政者不得越次欺罔執政以事危之遂謫
知饒州諸公出餞語文正曰前黜已光今更光矣文
正謔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
耶衆大噱

慶歷中范文正富文忠韓忠獻執政議斬邊帥范文正
力爭之至論上前退之殿陛文忠厲聲曰六丈無過
待作佛文正曰上富春秋公等教上殺人行看劍在

吾輩頭上矣其後文忠忠獻咸以為不及

張文懿為鄧國公既致政還鄉時范文正守鄧置酒高
會軍校皆命坐文懿既至即據主席而客文正席中
駭之文懿徐曰公知鄧州暫守此土耳老夫開國於
此所以主席無嫌識者是之明日文懿復置會揮金
甚盛以帛三百端為文正壽時人榮之

右聞見近錄

進士張夢龍嘗與家人悉臥病張病極覺神氣冉冉自
身出須臾有吏卒導至天官府立庭下上有被衣冠
儼然而坐如王者問之曰張某也吏前趨白曰張某

昨因父病曾刺心血和藥當增福壽王者令亟遣之
二人送之以歸見其尸臥張驚知其死矣欲投其尸
百方不能入二人曰我注生注祿判官也許我燃塔
燈二座乃可入張驚諾二人去引一道士至二人曰
九天司命也司命復問曰當許我一熊張請伺有力
酬之司命唯唯乃持劍步罡呪嚶之際以劍割其腹
而納之恍然復甦

右甲申雜記

乾道四年夏六月以同舍吳君一能本校聞見甲
申二錄所闕凡二十六事錄如右從續記

余在高郵時友人張由儀彥則以王定國所記雜事三
編見借一日甲申錄二日聞見錄三日隨手錄彥則云
頃因其父嘉父遺從定國檢方書定國出弊篋付彥則
銓擇乃得此三書皆定國手寫點竄之甚余因得本焉
靖康初翟公巽自北屏出牧會稽過維揚見之盡攜去
後訪此書竟不可得辛亥歲余寓吳郡守胡茂老館復
見前二書意恍然若舊識也時無筆力乃令翟仲永傳
之明年秋余來海鹽始從仲永取本以鈔尚恨無隨手
一錄也初余得此書嘗以隨手錄副本寄子安又明年

始遣人取之於子安始復合三書因再鈔之而以先寫
二書併歸子安以備復遺失也時寓天寧僧坊甲寅五
月十四日淮海張邦基子賢書

錢謙早離中州之難不能保傳家圖籍之藏至於

元世文集所自著書亦皆散逸窮處江海極力訪求僅
獲一二如

清虛先生平生詩文及論語傳今雖不存而蘇黃秦三
公所為序照映方來猶可考也隆興改元始得

先生雜記三編於向氏乃今二子淹涵各錄一卷且手
鈔末篇合為一帙而藏之書中所記元豐間為中書檢

正與聞

天章議官制除目者則從之

大父尚書公也四月甲戌四明西溪三近堂從曾孫從
謹識

公清虛居士雜著三編編各一卷宋大名王鞏撰補
闕一卷則其從曾孫從謹所補錄也案鞏字定國文
正公旦之孫尚書素之子史稱其有雋才長于詩從
蘇軾游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或云初倅揚州謫監筠
州鹽稅數年得還歷官宗正丞以跌蕩傲世屢為言
者所議故終不顯方先生在海上海上時嘗註論語十卷
及放還詣東上閣門奏上之秦少游為之序云熙寧
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書于太學凡置博士
試弟子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之定國處放逐之

青宮佳客友

清風集卷三
中乃能自信不惑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東坡序其詩云定國以予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一子亦病幾死予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予皆清平豐融藹然治世之音與志得道行者無異予每廢卷而歎恨知其人之淺也山谷云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及流落領表更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非詩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欲以雄長一時

其合處不減古人觀三公稱道之者如此抑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惜所註論語及詩集俱亡于靖康之亂而此三書者淮海張邦基傳先生手彙于張彥則始行于世從謹因得就向氏錄藏焉是隆興以前雖其家亦未嘗有也戊戌之秋予傳竹垞老人手鈔隨手錄及補闕一卷甫竟復得宋刻聞見甲申二錄于六興書賈竊喜其合并之奇又懼其久之而復佚也彙而刊之且備錄東坡諸公之言以志景仰讀書反之士或不厭其述之之詳也宋刻遇構字下註

御名而不書知為高宗時版本聞見錄書李東之請
老事宋史作李東之據此為正其誤云

乾隆己亥三月三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其合與不為古人謬三公無道之徒也此其
立國之公士矣計則其論也其論也其論也
其合與不為古人謬三公無道之徒也此其
立國之公士矣計則其論也其論也其論也

